

一种关注

《解密》之中有当下世界文学写作的密码

——从麦家作品《解密》入选20部近百年来世界最杰出间谍小说说起

王迅



根据麦家谍战小说《风声》改编的同名电影剧照



近日，英国老牌权威报纸《每日电讯报》评出了全世界近百年来最杰出的20部间谍小说，麦家《解密》榜上有名，为中国文学争得一席之地。榜单中有人熟知的作品，如“邦德系列”的原著《俄罗斯情书》《三十九级台阶》及苏联小说《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榜单并非我们想象中以流行趣味为基调的通俗小说排行榜，其中不乏文学巨匠的作品，如格雷厄姆·格林《哈瓦那特派员》、约瑟夫·康拉德《秘密特工》、毛姆的《英国特工》、约翰·勒卡雷《柏林谍影》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为榜单增添了分量，保障了媒体评价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同时也为“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讨论提供了契机。

这个榜单向我们提示了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信号，长篇小说《解密》堪称这种融合的典范之作。当然，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解密》上榜的消息及其引起的媒体效应。在此之前，《解密》被翻译成33种语言，在100多个国家出版，引起国内外文坛广泛关注。《解密》在国外走红使学术界对麦家的研究迅速升温。2015年，首部研究麦家的专著《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西方主流媒体对麦家作品的报道和评论更是与日俱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讨论《解密》登上西方排行榜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

近些年来，从作品输出情况来看，莫言、余华、残雪等，是被翻译语种最多国际影响最广的当代中国作家。无论如何，上述作家，包括麦家，之所以被国外读者所认可，我认为，主要缘于他们作品所具备的三种品质：民族性、世界性和创新性。可以说，这是在国外受欢迎的当代作家作品的共性特征。由此，从当代文学输出现状出发，讨论何为“世界文学写作”，或者说，当代写作如何与世界接轨，而当今“世界文学写作”与歌德时代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在内涵上何有区别，对当代文学创作而言，这些极有价值的命题，值得再度审视。

19世纪上半叶，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从此被广为流传。但殊不知，当年歌德是从德意志民族国家建构的意义上提出的，与研究者将歌德界定为全球视野的世界主义者的形象实有出入。其实，“世界文学”作为概念至今没有可靠的定义和精准的理论界定。学者方维规认为，关于“世界文学”，新的想象和认识，还处在概念化过程中。麦家小说出版的多语种特点和全球化态势，作为案例可以重新启动这个概念的讨论。对于麦家小说创作特征，《纽约客》杂志评论说：“将自己无人能及的写作天赋与博尔赫斯的气质巧妙结合”，指出其作品不仅有世界性元素，又蕴含中国本土元素，同时也触及到麦家叙事的创新之处，这种创新主要来源于一种艺术的综合。

探讨麦家写作的世界性，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麦家绝不只是谍战小说家。FSG出版集团主编艾瑞克在《解密》扉页上给读者的信中写道：“虽然麦家在中国被誉为谍战悬疑大师，但这一称号可能具有误导性。”这种误导的来源比较复杂，但主要出于一种审美惯性，是对谍战题材、间谍身份等外部因素观察的结果。从《解密》来看，事实上，麦家的叙事多少超出了谍战小说通行的审美趣味。不能否认，麦家小说在某些方面受到西方间谍小说和惊悚文学的影响，但同时也要看到其深受博尔赫斯等高端文学影响的一面。评论家克蒂尼克认为：“麦家所著的五部小说都真实地讲述了中国密码专家们孤独的生活，但它们并不是谍战小说，而是致力于研究那些每天为追求真相而解谜之人的性格特点。这些小说接近博尔赫斯和魔幻现实主义，而并不是传统的谍战体。”因此，麦家的写作具有“混血”的性质。对此，学者王德威指出，麦家小说“混

合了革命历史传奇与间谍小说”。艾瑞克也说，麦家小说中可以找到中国民间传奇、历史小说、亨利·詹姆斯的心理描写和元小说等元素。从美学意义上看，麦家小说属于“杂交”类型，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这种中西艺术综合的审美尝试充分体现了文学写作的世界性。

稍加分析就能明确，麦家小说主人公内心存有报效家国、实现自我的人生诉求。无论是《解密》中的容金珍，还是《风语》中的陈家鹤，在分析人物时，我们应当注意主人公的意愿与国家利益趋同的一面。容金珍的破译家也好，李宁玉似的高级情报人员也罢，他们身上都凝聚着正能量，是一群壮志未酬的悲剧英雄。而小说人物形象构造中所内蕴的这种家国情怀，恐怕也是西方间谍小说及其人物形象所缺失的。

然而，在麦家的叙事中，中国元素是通过审美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麦家说：“我在作品中尽量将文学的内容放到最大。”所谓“将文学的内容放到最大”，就是说，在小说叙事内部，尽可能让文学发声，具体来说就是以主要笔墨呈现人物本身的生命逻辑与心理逻辑。这是麦家小说走向世界的根本策略。麦家的叙事天赋使他意识到，抓住文学之为文学的这个根本点，小说的可能性才会打开，小说才具备了化身为世界文学分子的必要条件，而不至于成为国外读者眼中的某种概念化标本。

从谍战题材小说来看，你可以说，文学写作的世界性，首先体现为间谍作为一门职业的世界性。这种题材论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世界性题材，还存在一个如何处理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谍战小说把主要篇幅放在间谍们紧张不安的生活，他们肩负的神秘任务，以及他们如何行走在刀尖之上的秘密场景，等等，这些都惊险刺激，通常是谍战小说叙述的中心环节。而麦家则不同，无论是《解密》还是《暗算》，主人公虽同样也是破译家或情报人员，但

作者的审美目标不在制造如何离奇的故事情节，也不在描画如何惊险的生活场景，而是突入主人公的内心，着力于其作为日常中的另类分子，作为悖论的生命体的一面。麦家的贡献在于，他将常常被称之为天才或特工的另类人群纳入叙事的审美体系，对这个复杂生命体的内部构造展开深入探究。他们整天和枯燥的数字打交道，沉迷于与敌方的智力角逐。他们虽是天才，但在日常生活方面，却是平凡无奇的“傻瓜”。他们决胜于千里之外，却败倒在日常的偶然和琐碎中。从这个张力结构来看，麦家的《解密》就是一部辩证的生命哲学。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世界文学写作？我以为，一个作家要把自己的写作融入世界文学格局之中，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审美个性，然后将自己的审美系统与世界文学的审美机制对接。虽然世界性文学审美机制取决于多个参数，但无疑，它们都指向人类性、普遍性和永恒性。而且这些参数，并非阶段性的，而是寄生于世界经典文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重现。学者谢天振认为：“文学的人类统一性，也即中外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主题、形象、创作手法和情节，人类的基本心理生理行为，如生离死别、喜怒哀乐……人类各种意识，如末日意识、忏悔意识、现代意识、荒诞意识等。”所以，世界性因素并不限于创作手法或主题形态，就小说而言，“形象”“情节”“基本心理生理行为”“人类各种意识”等等，这些要素都应纳入世界性的审美范畴中。

“世界文学”是内涵与外延都很丰富的概念，但它终究是文学研究中梳理和归纳的结果。随着人类历史和文学艺术的发展，这个过程不会终结。所以，“世界文学”是一个无限敞开的概念，它随着世界文学的发展而不断得以充实和增补。

(作者为青年文学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剧·议

当情节逻辑让位于情感逻辑

以刚收官的《恋爱先生》为例谈电视剧现实感的缺失

戴清

《恋爱先生》以强大的演员阵容、大都市时尚年轻人的恋爱故事先声夺人，吸引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群体。该剧五位主演——靳东、江疏影、辛芷蕾、李乃文、李宗翰均是时下推崇的演技颜值担当的当红演员，另有倪大红精彩的配角戏，一场场人物不多却十分好看的情感戏环环相扣，一时十分抢眼。

剧中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差异性确如古人所说“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

剧中围绕跨国公司高管宋宇宇背着妻子顾遥，欺骗酒店经理罗玥的感情展开的三角恋开始，好男人程皓、哥们张铭阳等五位主人公的命运由此紧紧搅在一起，一波三折。其中，罗玥了解真相后、远赴洛杉矶报复宋宇宇，程皓罗玥阴差阳错在拉斯维加斯酒后成婚，顾遥和宋宇宇感情重创、试图复合、打离婚官司等等情节都充满了戏剧张力，情节处处无巧不成书，但因演员的表演分寸适宜、对白风趣幽默，多少冲淡了这种“过巧”的人为戏剧感。

剧中如顾遥欺于怀于宋宇宇的背叛和欺骗，两人之间充满冷暴力，寻求心理帮助却无效等段落表现得十分真切。创作者在这里对人性的把握与捕捉十分细腻传神；再如倪大红和罗玥这对老少邻居从互怼抬杠到逐渐理解、罗玥为老人做饭、两人坐在一起吃饭聊天，一顿饭下来竟然接连落泪，却十分符合老少两个孤独伤人的心境，演员的表演也自然感人、张弛有度；再如罗玥与程皓之间相爱相杀又日渐默契的微妙变化、张铭阳和程皓时常互讽、金句不断、妙趣横生的对白都令人忍俊不禁。该剧的人物性格也十分鲜明，程皓作为恋爱专家对人的心理分析头头是道、切中要害，但是和新东一段时间以来的“指导者”形象相比，又多了一层丰富的底色，这就是人物年少时的懦弱内敛，即使成长成熟后内心却始终不脱年少的心坎被触动，人物性格的层次感更加立体丰富。罗玥和顾遥两位女性角色都漂亮精明，看起来很像，但其实很不一样：顾遥性情柔和实则骄傲、爱面子、战斗力很强；罗玥敏感好斗、表面武装到牙齿，心底却善良柔软。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差异性确如古人所说“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以上优点都使该剧成为当下荧屏上一部有魅力有特色的都市情感剧。

情节逻辑上的前后矛盾成为硬伤，导致了全剧在现实感上的缺失

需要指出的是，该剧在情节逻辑

上还是存在一些经不起推敲、甚至前后矛盾之处。首先来看作品的职业感。都市情感剧的现实感除了依赖人物在生活中的表现——举手投足、人物关系及情感表现外，也离不开人物的职场表现。剧中，程皓和张铭阳两个牙医合伙人穿梭流连于酒店、高档餐厅、高尔夫球场等地，恋爱、教人恋爱不像是副业，倒更像是他们的主业，完全远离私人开业的专科医生的生活实际。牙医诊所的医生数量一般很少，护士、前台、财务等人员工资都要从医生诊费中支出，因此一般的牙科诊所很难有剧中表现的那么多的美女护士前呼后拥。私人开业的压力很大，没有病源盼病源，病源多了医生又辛苦，工作强度大、时间卡得死，勤勤恳恳是生活常态。潇洒悠闲甚至自由放纵如剧中的两位单身高富帅就更不现实了。更别说是帮助罗玥，程皓去美国说走就走；为了陪罗玥禅修，程皓也是二话不说、工作马上丢到脑后。

为了加强人物关系的紧张度，罗玥失业后，程皓将她请到了自己的诊所。类似情节在国产都市情感剧中屡见不鲜，也是解决人物失业、人生窘境最便捷的方式了。为爱任性到跨专业行业招人，既不用考核面试，也无须和合伙人打招呼，程皓作为金牌牙医的职业意识何在？无独有偶，另一位情圣张铭阳作为诊所的大股东，为了讨好女神顾遥，不顾罗玥之间的紧张关系，将顾遥也拉

入了诊所。两人真是一对好兄弟，也都是自毁长城的情种。职场情场化原本就是医疗剧、律政剧的通病，发生在这部都市情感剧中也就不足为怪了。很难想象如此缺乏职业感的两个合伙人是怎么样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其实，这一切的情节设置不过是编剧为了让两个美女情敌短兵相接，把戏搅得更刺激好看的手法吧，也就很难不伤及作品的现实感与真实性。

再来看人物的定位。程皓出场时，无疑是京城高富帅的人设。在北京CBD拥有面积如此巨大、设备内装顶级豪华的高端牙科诊所，且不论其真实性，有点儿常识的人都能据此推算出诊所的租金、各种开销、员工工资/待遇背后的资本实力。剧情还间接说明了，罗玥月租房三千，车贷五千，到了程皓的诊所一切迎刃而解，入职工资在一万多元以上是很自然的，程皓很潇洒地宣称从自己的诊费中支出，作为合伙人这位金牌牙医的年收入可想而知。诊所购置德国进口椅子是剧中较少和职场相关的情节，一把椅子高达几十万元。再加上他个人拥有的复式豪华公寓，开豪车，眼睛不眨送罗玥到美国、到拉斯维加斯狂欢……观众对他的财力恐怕不难推想；但是，到了接近四十集时，因旧爱新欢争风吃醋，间接造成医疗事故、被讹赔偿五百万元时，为了表现程皓走投无路，一下子就到了要卖房的地步。这种前

后矛盾是作品真实感的致命伤，即使表演上再自然可信，也难脱编剧随心所欲的感觉，情节逻辑的合理性也在不知不觉间被弱化乃至瓦解了。其实孰是孰非还未有定论，赔偿是否已板上钉钉？即便人物到了卖房的地步，以如今北京的房价，程皓也应有相当的抗压能力，何至于就到了酗酒颓废？——显然，这是编剧要表现年轻人遭遇生活磨难，大起大落才够劲爆，至于其中的合理性就退居其次了，情节逻辑让位于情感逻辑是显而易见的。这边罗玥呢，到程皓需要帮助时，只能拿出五万元来，此前却挥霍如土地购置了凯迪拉克豪华轿车，剧中还特别安排了一场程皓陪罗玥飙车耍酷、炫富虚荣的情节。这个段落对表现罗玥的真诚个性并无帮助，对作品落脚的“真情本位”价值观也是一种伤害，不难推想广告的力度之大已到了游离剧情、伤害人物性格的地步。

再来看人物的情感纠葛，剧中人物关系中两个三角关系是核心，即之前围绕宋宇宇的顾遥和罗玥；之后，随着顾宋离婚，迅速过渡到围绕程皓形成的新三角关系。一个新欢、一个旧爱，也即欢喜冤家+两个情敌美女的故事当然自带戏剧张力。作品中，优质单身男性忽略女性异质、同居等，是很给女性“提气”的情节，但是围着别人的前妻和情人团团转、一往情深就未免过于戏剧化了。过密的人物关系显示的不仅是

人物生活天地的狭小，更是创作格局的局促。看起来很时尚的都市故事，内里还是传统“佳构剧”的套路。

剧中程皓的“恋爱专家”身份看似出新，其实和2013年出品的电视剧《约会专家》（朱雨辰、郭京飞等出演）在人物身份设计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是《恋爱先生》“恋爱支招儿”的戏份被大大弱化，成为插科打诨、拉长剧情的闲笔。剧名叫“恋爱先生”虽然新奇，但多少有些名不副实。教人约会，说到底也已是一个被表现过多次的老故事了，电影《约会大师》也是这个套路。套路化，对现实题材创作来说，终非长久之技，更不是出新的高招。

电视剧是演员的艺术，观众对表演自然的电视剧的认同感和代入感都很强，甚至会因此忽略很假的剧情。但电视剧说到底还是编剧的艺术，表演再自然舒服，情感逻辑即使能够成立，但还是无法克服情节逻辑对真实感造成的硬伤。这一问题其实不是《恋爱先生》所独有的，此前的《好先生》也大抵如此。此外，风行一时的、带有偶像剧色彩的谍战剧也不乏类似问题，如《麻雀》中各路间谍挤在76号特务机关中大谈恋爱，故事好看是好看，但大关节却完全经不起推敲，太巧、太像戏，都是通病吧。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电视剧《恋爱先生》剧照